

蒙自杂记

□瑜语/文 娟子/摄

蒙自于我,从来不是地图上一个寻常的滇南地名。我无数次听闻它的故事——过桥米线的百年鲜香,西南联大的文脉余温,南湖春水的温婉绵长……这些都是这个滇南边城兼容并蓄的气度。

当我踏上这片温润的土地,所有的期待都有了归处。没有喧嚣市井的浮躁,没有车马熙攘的仓促,晚风裹挟着南国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,温柔地抚平一路风尘。我忽然懂得,蒙自是一座值得慢下来细看、慢下来细品、慢下来堆积记忆的小城。它不张扬、不耀眼,却将烟火、文脉、山河、人情悉数珍藏,让人一见倾心。

1 一碗过桥米线
舌尖上的记忆

初至蒙自的傍晚,暮色轻垂,街巷灯火次第亮起,小城满是鲜活温热的人间气息。安顿下来,我便奔赴当地人最倾心的烟火去处——位于蒙自盛兴路上的“火烧房子菊花米线店”,用一碗地道的过桥米线,开启与蒙自的初见。

据当地朋友介绍,这家扎根蒙自多年的米线店,建于2012年,因老店曾被火烧后重建而得名。此店不算是刻意迎合游客的网红门店,而是当地人十分喜欢的有着市井温度的舌尖“秘境”。每日晨光微熹,后厨便开始忙碌,其祖传三代人坚守的熬汤手艺,成就了过桥米线最动人的“灵魂”。

我在柜台外打量着翻腾着热气的熬汤铁桶,老母鸡、筒骨搭配火腿骨,历经数小时文火慢熬,熬出的高汤色泽清亮醇厚,表层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,牢牢锁住滚烫温度,哪怕夜色渐深,端上桌依旧热气翻涌。

如盆的大碗是这里的特色,热汤之上,金黄的菊花瓣静静浮漾,清香缕缕,中和了肉汤的浓烈,添了几分清甜雅致。30余种配菜错落摆放,鲜嫩鱼片、酥脆肉丁、圆润鹌鹑蛋、软糯草芽,应有尽有,荤素相宜。价格按配料的多少,从十几元到百元不等,我选了平民价的基本款。雪白柔韧的米线浸入热汤,瞬间吸饱汤汁精华,入口爽滑筋道,鲜香在舌尖层层绽放,我对朋友连说好。不限量的米线、自由搭配的调料,朴实又慷慨,藏着蒙自人最纯粹的热忱,足够我打牙祭了。

一碗米线,是蒙自最动人的烟火底色。传说,清朝时,一女子为湖心岛读书的丈夫送饭,发现鸡油覆盖汤面可保温,因需过桥送餐故名。

作为云南过桥米线的发源地,蒙自的这道风味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滇味名片。几乎和我们一起到滇南同步,央视的播放专题《三餐四季》,名主持撒贝宁专程到蒙自探寻这份百年美味,盛赞这碗藏在滇南边城的匠心鲜香。

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,熬的是时光,传的是匠心,暖的是人心。蒙自的温柔,就藏在这朝夕不息、岁岁相传的米线鲜香里。



作者初到蒙自就餐的米线店。

2 南湖与书店,亲吻湖水书香

如果说蒙自的烟火是滚烫的,那么南湖的气韵,则是百年的温润清雅。这座镶嵌在蒙自城区中央的湖泊,是蒙自的眼底星光,也是滇南文脉深藏不露之地。与我们居住的红河宫房大酒店一街之隔,暮色中的南湖,水波潋滟,晚风拂过湖面,岸边草木葱茏,树影婆娑,步道清幽,静谧安然。

南湖原名草海,明代知府钱邦称带领民众将其开辟为堰池,因地处当时县城南门外,故得名南湖。80余年前,烽火连天,山河动荡,西南联大师生南迁昆明和蒙自。来自各地的蒙自分校学子,于南湖之畔潜心治学。他们结伴漫步南湖岸边,借湖光月色为灯,读书论道,求

索真知。

不经意间,发现南湖之侧,有“先锋书店”静静伫立,与千年湖光、百年文脉温柔呼应。走进书店,极简雅致的空间,错落排布的书籍,温柔静谧的灯光,隔绝了外界的喧嚣。一排排书架间老老少少的阅读者在默默地翻阅着,挑选着自己喜欢的书籍,还有三三两两的年轻人静坐店内沉浸在书的海洋里。

抬眼可望南湖春水,低眉可与文字相逢,书页声跨越八十载光阴遥遥呼应,让蒙自在烟火之外,多了一份沉静从容的书香气质。我和娟子也随即加入了阅读的行列,直到书店打烊,带回一本陈寅恪先生的《一眼千年》。

3 观联大旧址,致敬南渡风骨

对西南联大,我心怀崇敬。踏入西南联大蒙自旧址,翻新后的一砖一瓦、一屋一院,仍留存着乱世中治学的滚烫记忆,无声诉说着峥嵘往事。

80多年前,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南迁,在蒙自开启了短暂却璀璨的办学时光。这里没有京城学府的恢宏规制,却有最纯粹的治学热忱;没有高楼大厦和安稳太平的治学环境,却汇聚了一众心怀家国的大师与学子。陈寅恪、朱自清、闻一多等诸名家曾在此授课讲学,无数青年学子在此读书求知,于乱世中坚守文脉,于困顿中追寻理想,为风雨飘摇的华夏留存文脉火种。

漫步旧址,日光浮影透过窗棂,洒落在老旧的木桌

木椅上。院内游人寥寥,静谧无声,恍惚间能听见旧日的读书声、争鸣声。驻足凝望间,看见两个熟悉的身影,当我们相互面对面走近时,会心地笑了——这两位是我们3天前在昆明西南联大本部遇见过的大学生,当时其中一女孩手捧《南渡北归》,逐字对照旧址陈设,细细探寻当年大师讲学、学子栖居的踪迹。她们低头翻阅,抬头凝望,想在旧照与实景的呼应中寻找原点,我和娟子凑上去参与其中。后来还相互询问各自行程线路,女孩说,有缘就在蒙自见。

那一刻,时空悄然重叠。西南联大,半部南渡史,蒙自也因这段滚烫的过往,更有了穿透岁月、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。

4 他乡遇故友
感知四重文脉

此番远赴蒙自,难得的惊喜,是他乡遇故知。邂逅10年前从宁波远赴红河州任职的老友,万般感慨涌上心头。老友寻一处清静茶舍,煮茶闲谈,热情招待,晚风穿窗,岁月温柔如初。

10年扎根滇南,老友早已深谙红河州的山水风物、人文底蕴。我和娟子没有次序地问了许多问题。故友一一娓娓道来,为我细细拆解这片土地深藏的四重文脉,让我全方位了解蒙自,尤其读懂红河的厚重与多元。

他说,红河的文化底色,是中原文化浸润。自汉代设郡、明清时期大规模屯田移民,中原的儒家礼制、科举制度及农耕技术传入红河,奠定了汉文化基础。建水(古临安府)和石屏是中原文化在红河最有代表的承载地,素有“滇南邹鲁、文献名邦”之称,保留了大量孔庙、朱家花园等明清古建筑群。同时,中原饮食(如过桥米线、汽锅鸡)、四合院、书院等建筑与当地哈尼、彝族习俗结合,落地红河,浸润蒙自,形成独特的滇南生活方式。这里的礼仪风俗、耕读传统、市井风骨,皆承袭中原古韵,让这座边境小城,始终带着华夏文明的根脉与温度。

而红河的根基,是农耕文化的生生不息。红河大地水土丰饶,世代先民依山而耕、临水而居,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创造了“森林—村寨—梯田—水系”四素同构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……如哈尼层层梯田叠山而上,淳朴的农耕烟火绵延千年。这份踏实勤恳的生活底色,滋养了红河人质朴纯粹、坚韧向阳的品性,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与暖意。

他还谈到红河的风骨,是开放文化的兼容豁达。作为滇南对外开放的门户,蒙自是百年通商口岸、滇越铁路的重要节点。百年前商旅云集,中外文化在此碰撞交融,贸易繁荣。

红河的灵魂是多民族文化的色彩斑斓。哈尼、彝、苗、傣等多个民族世代聚居于此,山水相依、邻里相伴。各个民族的服饰绚烂夺目,独特的民俗风情鲜活动人,哈尼梯田、长街古宴与民间技艺交相辉映,多元文化共生共荣,绘就了红河灵动鲜活的人文画卷。

正是这四重文脉的交织共生,沉淀出这座滇南边城独有的气质,它坚定、古朴而鲜活。



当年西南联大师生从碧色寨换乘去蒙自的情景再现。